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
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竟舜於

戴晉人之前故聃以捨櫟昧目蚊虻啞

齋喻仁義之憤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

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具則化物

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矣必傑

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為道之極致若達

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鳥之不待

浴默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辨

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

之譽何足以爲廣哉猶汨魚之相濡沫

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

本世正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

不仁爲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

設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

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

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

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子

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

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顯仁義
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天運第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端

武 林 道 士 楊 伯 秀 學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戶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
年運而往來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王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肅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
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
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
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
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
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夫矣禹
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全乎婦女何言哉余

語涉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忤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惜於愚蒙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天殺其敘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疎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求百代之流而會年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檣棘昧目蚊虻嗜膚則以五帝三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述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爲用知宣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忤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惜於愚蒙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蹙蹙然不安也

林註戶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之事也倨者居不爲容應微者不得已而應年運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故老子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

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故立不安

○
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法成於竟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法未詳備故有殺其親喪而民不非之至舜則絕以人道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故淳淳散朴大道廢有仁義矣民欲叢生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殺之太速故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別誰何赤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王治迹既弊則儒墨是非皆起非作始無倫也積久而成弊故以女爲婦上下悖逆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規微獸猶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虛註不言而化行戶居龍見也名根而身晦雷聲淵默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也三皇五帝德有優劣其治不同而係聲名一也黃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光治天下使民心親爲親喪殺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早育未孩而誰人始夭矣禹治天下使民心變故故爲生人有心也被伐不怨兵有順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爲種非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駭儒墨與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委倫倣教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薄斂山川崩塌四時愆尤不和之氣甚於蜂蠻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之過也。

○
分種類各視各子待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毒如鷙薦解少規求也小獸所求鮮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尸居龍見則冥冥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子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宣履哉夫白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言則變化速而民始天有心有順人自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真性任物之真性其迹則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懵於蜃蠚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足以語夫不以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軒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述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宣履哉夫白鶲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復六經

爲迹鴈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寄可失焉者無自而可也如鳥孺魚沫細更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全長親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若繕經以說則踈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述者覆之所出而迹宜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鴈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稚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述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於舊心服形之際悟夫鳥鵠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而已矣有弟而兄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立不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履也白鴈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強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三月者天時之

○腐齋云夫有復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鴈相視已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爲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若無爲之爲則與造化

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冊而已詎復應務耶應用爲復應過爲遠白鴈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時不可止

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瓦礫爲金迷則璧玉皆石孔子遂悟鵠孺魚沫皆自爾耳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爲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白鵝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

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精相搏而神應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

時道不可壅也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

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

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

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然運於

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

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

人之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

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

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觀夫鷗蟲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傳

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

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

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

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

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齊心

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妙豈容輕議哉
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

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治體天

運而行德教故無爲而化民樂自然次論

至仁無親至貴屏齊行其無事亦法天運

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

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

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

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

備財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

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

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

相反之粗獷粗製周公之衣醜婦效西

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責乎適宜烹鮮在於

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

節以鼓舞時其需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惡

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

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懈雷之妙遂棄

六經陳述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

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

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魄爲變
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